

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

临界点6

第九届
未来科幻大师奖
精选集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

临界点6

第九届
未来科幻大师奖
精选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临界点. 6, 第九届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 /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编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22.7

ISBN 978-7-229-16824-7

I. ①临… II. ①未… III. ①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079703号

临界点6: 第九届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

LINJIEDIAN 6: DIJIUJIE WEILAI KEHUAN DASHIJIANG JINGXUAN JI

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

责任编辑: 邹禾 唐凌 王靓婷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Vikki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6.375 字数: 440千

2022年7月第1版 202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6824-7

定价: 7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三等奖作品

- 沙陀王 父亲和他的一个朋友 / 003
孙望路 亡日 / 033
木又央 天际渐冻[最具潜力改编奖] / 057

二等奖作品

- 氮五 卡西米尔之墓 / 087
辛维木 明天就出发 / 127

一等奖作品

- 王元 见字如面 / 151

新网数智专项奖

- 刘艳增 F账户 / 203
地瓜 星际货币战争 / 230

15强入围作品

- 热灰 你这行走的监狱 / 271

懋透影	洋流带来的人 / 288
孙赛波	大荒谷记事 / 333
无形者	一念 / 353
未末	超觉 / 384
苍月生	生而平等 / 415
张帆	天赐良机 / 460
冰糖葫芦	断裂 / 492



三等奖作品

父亲和他的一个朋友

沙陀王

很突然地，父亲说要搬家。

他宣布这个决定时，已经买好了房子，连搬家的日子也定好了，根本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。他只是通知我一下，告诉我他要搬家了，仅此而已。

“怎么这么突然？”我问他。

“那个地方很好的，你看了就知道。”他避重就轻地转开了话题。

从小到大，我跟着他搬过无数次家。可我以为那段日子早已经过去了。

“……你不是一直都很低调的吗？”我疑心地打量着他。住普通的房子，吃平常的东西，跟大家穿差不多的衣服，从来不会做任何引人注意的事，这都是我父亲长久以来的行为模式，所以我不明白这突然的改变从何而来。

他没解释，只说：“我准备在那里住到死啦。”

我很意外。我俩很少会谈到死亡这个话题，尤其是他年纪大了以后。

其实在这次搬家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不太好了。这几年，我每次回家都觉得他又老了一些，头发白得更多，背也佝偻了，走路也更慢了，这些还都只是肉眼能看到的变化。还有一些更细微的变化，比如有时候跟他说话，就会发现有些事情他以前自己告诉我的，如今却已经不太记得了，就好像从没发生过；可有些事情他却好像迫不及待地要告诉我，总以为自己没有说过，翻来覆去地说了一遍又一遍，自己却毫无印象。

所以他这次瞒着我买房子的事的确让我很担心，但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很担心，所以我说：“等你住厌了就不会再这样讲了。”

他笑笑，说：“不会的。”

那时候我根本没懂这三个字的意思。

因为担心，也因为他突然搬家，所以这次我就索性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了。一是怕他在陌生的环境不适应，二是我原本就打算要找个机会回去好好陪他，也想跟他仔细地谈谈，关于他的过去，还有我的身世。

以前他总是避而不谈，或者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。可这一次我是真的想要搞清楚。

二

现在，来说说我们眼下搬进去的那栋房子吧。

他说得不错，那房子的确挺好。

那栋房子巨大而安静，从前门的街面走过，只是一扇普通而又不起眼的大门，的确符合他一贯低调的作风。但一进大门，绕过影壁往里走，

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三进深的大院子。

走过一重重的垂花门，一直走到院子的深处，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花园，灰色石头铺成的小径在高高低低的花木中弯弯曲曲地伸展着，花园里有堆叠的假山和弯曲的池塘，池塘上还有小桥、凉亭，池塘里还养着鲤鱼和乌龟，很有意趣。

请来的护工和家政阿姨从侧门进来，做完事仍旧从侧门离开。

外面的街上总有人来人往，可是隔着墙，在那栋异常安静的房子里，就仿佛身处另一个与世隔绝的时空。

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一个地方，一个人。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一个我不曾见过的人。

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所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，我都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经常提起那个人，那个房子，还有那个花园和池塘。后来想想，他大概是以为我还那么小，说了我也记不住，所以才讲了那么多吧？不然为什么后来我长大了他就很少再提起了呢？

那个人的年纪恐怕也不小了。印象里，他应该也住在这么一个大院子里。那仿佛也是一座很深很深的四合院，有着灰泥的墙，红漆的门，大门上挂着一对红铜的门环，门口坐着两个小石狮子。一进去的话，正对着大门有一座石刻的影壁，上面有几条龙，云遮雾罩，张牙舞爪的。转过影壁，那是头一进的院子，他的朋友不住那里，那里是给照顾他生活的人留着的。院子的后面是客厅，他有时候在那里会客。然后在客厅后面，就是再往里面的那一进，他自己住在那里，再往里，应该就是那个大花园了，里面有假山凉亭，有花草树木，有小桥流水。如果我没记错，那个人在池塘里养了很多锦鲤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他就独自一人坐在水边，又或者站在小桥上，又或者倚坐在假山上的亭子里，喝喝茶，看着云，听听风吹竹叶的声响，再看看水里的鱼聚散离合，起伏流转，慢

慢地，这半天就过去了。

小时候我就听过他的事，不过长大之后我几乎忘记了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。

搬到这里之后，也许是因为我们这次搬家唤起了父亲曾经的回忆。又或者这才是父亲搬家的原因？父亲总是忍不住要说起他。

总而言之，自从搬到这里，父亲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

以前他是个作息很规律的人，几点起床，几点吃饭，几点打拳，几点喝茶，所有这些这么多年来全都没怎么变过。

可自从搬到了这里，他的生活就逐渐散漫起来。白天天晴时，他喜欢找一个垫子，就坐在柳荫之下、太湖石上发呆打盹儿。有时他也喜欢坐在凉亭上，看着池子里的鲤鱼游来游去。他变得有些迟钝，有时我要叫他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答应我，这实在让人担心。而且他变得很爱讲话，总是把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地讲，讲了一遍又一遍，就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讲过好多遍了一样。我特意请了医生到家里来帮他看看，还特意装作是朋友来做客。医生来过几次，仔细地观察过他，也跟他聊过。然后他告诉我不必太担心。他说，人老了都会这样的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

我的心总算放下了一点。

不过道别时，我的朋友也跟我说，如果有时间，可以多陪陪老人。他只是老了，我朋友说，有些人老得更快，更厉害。

也就是在那一刻，我突然察觉到，人的老去，是无法挽回也无法阻拦的。

即便我们有很多钱，可我们唯一能做的，也只是减缓衰老的到来而已。

三

在这栋房子里的日子里，我已经在尽量地陪他了，陪他看鱼，下棋，侍弄花木，但他有时候只想一个人静静，不喜欢我来烦他，甚至都不喜欢周围有人，我就只好尽量躲远点，尽量不打扰他。

可人啊，还是不能闲下来。一闲下来，就会忍不住瞎想。

尤其是在这种情景下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，还是我想得太多。搬家之后，我回到了他的身边，他好像很突然地就萌发了倾诉的欲望。从小到大，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这么多话。关于他的过去，他那些不为人知的生活，还有他的那个朋友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一直都是那种不苟言笑的父亲，小时候我甚至觉得他的身体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像我一样会痛、会哭、会大喊大叫，但我只是看不到。

对他的过去我知道的一直不多，他也很少提起。我只模糊地知道他原本是乡下人，后来进了城，然后因为出了意外所以得到了一大笔补偿，好像还在医院治疗过很长时间。但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从来没有跟我仔细讲过。

我只记得小时候我们总是搬来搬去，不过我们几乎也没什么家当，我们去过很多地方，在城里待过也在乡下住过，去过内陆也去过沿海。我们在哪儿都住不长久，就好像在躲着谁，防着谁，就好像一路上都在害怕着什么似的，直到我成年后才总算是过了一阵安定日子。

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我的母亲。家里只有我和父亲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从来没有见他为钱发过愁，但他从来不胡乱花钱，不办公司，也不投资。他只是活着，很简单地活着，就好像没什么欲望，也没什么生气一样。

小时候，我特别不喜欢他这样，但长大以后，我却好像变成了跟他一样的人，几乎没什么欲望，也没什么生气。

因为从小到大总是搬家，我一直都没有特别要好或是特别熟络的同学和朋友。我总觉得我的生活里缺少什么。不是钱，是别的什么，但我一直也没想太明白。

他也没有什么朋友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。他和谁都不熟，不论我们住在哪儿，和旁人都是点头之交。见过，有点眼熟，大概还说过几句话，可不知道住哪儿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哪天搬走了或者没了也都不知道，就像我们一样。我们像是无根的浮萍，风吹到哪里，就在哪里停留一段日子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又搬走了。就好像怕生了根，怕被别人记住一样。

他在乡下的事，他的母亲，他的舅公，他乡下的河流，那些满地跑的猪和羊，那些绿莹莹的菜地和池塘，还有他的学校。他讲述了太多遍，在他的那段过去里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清晰，我只要闭上眼，就好像能听到那些人说话，看到他们做事、对我微笑。

他在乡下也念过书，不过成绩普普通通，书没念完就辍学了。在他的描述里，他和别的乡下孩子没什么两样，也撵过鸡，赶过狗，抓过猪，背过羊。后来他就辍学了，进城打工，挣钱寄回家。他在城里送过快递，也干过保安，但他是怎么认识他那个朋友的，后来具体又发生了什么，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

但自从他搬到这栋房子以后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

他开始告诉我那些从来没有讲出口的故事。

而我，也开始慢慢地从那些纷乱的线头中理出了头绪。

他告诉我他在城里做保安的时候，认识了小区里的一个女孩子。我跟他开玩笑，说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很漂亮？

他摇头，说：“不，那时候我年轻，人也简单，没有那么多心思，就是觉得小姑娘不容易。”

这话我是相信的。这种事情他是不会骗我的。有些事他也许不会告诉我，但他不会撒谎。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是那种很严肃的父子关系。我跟他什么都可以说，他从来都不摆父亲的架子，他一直很尊重我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他不怎么像个父亲。

他告诉我，他和那个小姑娘熟了以后，帮过她几回小忙。有一天，她突然给他打电话，说有个收入不错的工作，问他感兴趣不。

“什么工作？”他问道。

“就跟你现在的工作差不多，但又不太一样。怎么说呢，其实就是看看监控，照顾一下老人，不累，钱还多，”她说，“我觉得你心细，人好，适合这个工作。这个人年纪大了，很孤单，他不缺钱，但缺个合适的人陪陪他。”

我怀疑地看着他。怎么听起来像保安又像看护，看护难道不要资格考试吗？这到底是个什么工作？

但那时候他没有多想就去了，“能多挣点钱不好吗？以前也有人介绍工作给我。我想人家也是好心，虽然我觉着这种好事不一定能轮到我。不过试试也没啥损失……”他突然安静了，就好像说错了话一样，然后半天才说，“我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城里还有这样的地方，真是开眼了。是红漆的大门，门口有可威武的两头石狮子，我在门外站着，到点儿了有个年轻人出来领着我进去。进了门里面是一堵墙，墙上盘着好几条龙，得绕到墙后头才能进去，里面是可大一个四合院，走了好几道回廊，进了二道门以后，就是个大花园，园子里有个池子，旁边坐着个老人，头

发都白了，他的脚边有一只狗。他身旁还放着根拐杖，我们在他旁边站半天，他倒好，根本不理人，只顾着一心一意地看鱼……”

“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朋友？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更早以前他曾对我所描述过的一切，都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但后来我长大了，他就不再说了。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的那“一个朋友”根本就不存在，可我从来没有证据。

他一定以为我都忘记了吧？可是我没有。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已经太过熟悉，我记得他讲述过的每一句话。我还记得自己的梦，在梦里我看见过那个庞大的花园，在花园里玩捉迷藏。我记得那些鲤鱼脊背和尾巴上的颜色，那些乌龟游水的姿势，那些根本抱不住的红漆柱子，对了，还有那只狗，我记得那只狗，那个花园就像是那只狗的家一样。

小时候我也想养一只狗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，但父亲无论如何都不同意。只有在这件事上，他非常地顽固，一直都不肯答应我的请求。

“……他们雇你照顾他？”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

“……嗯，差不多吧。”

“……你又没有护理经验，为什么找你？你之前说过很多次了，他这个人又挑剔又刻薄。”

我记得小时候他给我讲过的那些事。那个人对待周围的人无礼又粗暴，有时候我甚至奇怪，一个脾气这么坏的老头，怎么还能活到那么大岁数？我一直觉得坏脾气的人应该会死得很早。当然，小孩子总觉得世界上有很多应该的或者不应该的事情，只是长大以后才发现，那些事情应该不应该发生跟他是不是这么觉得没有丝毫关系。

“又不是真的护理。他们只是希望有个人看着点他，就这么简单。”他解释得很敷衍，心思又不知跑到哪去了。

“看着他？怎么看着他？”

“知道他去了哪儿，知道他在干什么。”

护理可不干这些。这听起来更像是看监控器的人。“……所以，你是那个看监控器的保安？”

“……你非要这么说，也不是不行吧。”

“啊……那就怪不得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怪不得我印象里你从没跟他说过话。”

“我又没法儿跟他说话……”他辩解了一句，很快又调转话头，谈起他那个朋友来，“不过他倒是挺喜欢说话的，他跟池子里的鲤鱼说话，跟园子里的花草树木说话，他跟他的狗说话，他只是讨厌跟人在一起，不喜欢跟人说话而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什么为什么？”

“他为什么讨厌跟人在一起，为什么不喜欢跟人说话？”

“……说实话我也挺好奇的，不过我一直没琢磨明白。有的心理医生喜欢分析这种例子，能讲很久呢。他们对这个有各种说法，但我觉得吧，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人，跟他们分析的那些事情恐怕都没什么关联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他小时候受过虐待？他的原生家庭不太幸福？”

“噫，没那回事儿，你呀，就是念书念多了，别老用那些理论来解释一切。听他念叨你就能明白，他的童年生活其实很普通平淡，他爸妈也挺普通，他只是缺乏人味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就是……不太合群，仅此而已。他不爱任何人，甚至不关心自己的亲人，他只在乎他的狗。人会思考，会痛苦，能感受到爱，也会同等地付出爱。但他做不到。”

“我是想说，什么叫缺乏人味？”我不太明白，我说，“你看，我没有

母亲，没有朋友，从小一直在陌生的地方辗转，我不也是健健康康地、充满了对人类的热爱地长大了吗？虽然念书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我不太正常，不太合群。”但这些其实都是他的错。而且说句不大客气的实话，我觉得“不太合群”这个词应该用来形容我的父亲才对，甚至于“缺乏人味”这个词按在他头上也不是不可以。但诡异的是，在我长大的过程中，我倒是能感受到他对我满满的爱。

我只是闹不明白他的那句话，我说：“你像是在评判他，说他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类。”

“我只是描述我的观察结果。他看起来不懂得怎么爱人，就是这个让他缺少人味。”

我迷惑地看着他，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懂得爱人。为什么这世上会有人不懂得爱人？

即使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人。有时候我觉得他像是一个精神病患，有时候又像是个在逃犯，总而言之他的表现都不太像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常人，但无论如何他爱我，自始至终我都能感受到。

“你觉得他不会爱人，所以缺乏人味。”我说。

他承认道：“但他的确是个人，是个活生生的人，只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”

我陷入了沉思。到底是什么定义了一个人呢？人们常说的人性、人味、人情，到底又是什么呢？

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，可是他这“一个朋友”的事，我却听过很多。

他是怎么遇到他的这“一个朋友”的，怎么替他工作的，又怎么照顾他的。

有那么一阵子，在我年少无知的少年阶段，在我想象力爆棚、无处发挥的时候，我曾这样猜测过他们之间的关系：也许我父亲做了那个老